



处女神功

木阳

处子神功

未阳著

(下册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新登字05号

处子神功(上、下) CHU ZI SHEN GONG 未 阳 著

责任编辑: 姚家余

封面设计: 何 武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	787 × 1092毫米32开本	20.5印张 41000字
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	1992年10月第1版 印数: 25000册	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: 11.20元

目 录

上 册

- 一、邪魔入寇····· (1)
- 二、节外生枝····· (45)
- 三、旷世奇缘····· (111)
- 四、遗恨终生····· (182)
- 五、玉安比武····· (246)

下 册

- 六、初露锋芒····· (289)
- 七、绝处逢生····· (326)
- 八、侠女奇缘····· (392)
- 九、祸起萧墙····· (450)
- 十、反目成仇····· (527)
- 尾 声····· (597)

六、初露锋芒

玄真子跳到台下，对凌云子说了肖世杰之言。凌云子道：“愚兄已听清了，咱们奉陪就是！”

肖世杰回后台就叫索命鬼韩彪叫阵。韩彪从后台出来，众人见他二十五六年纪，生得相貌堂堂，颇有威风。李怀春见了早飞身跳上台来。

两人将拳一抱，说一声“请”，韩彪早运起内功，将玄阴掌施出。他见李怀春蓄势以待，一招“恶鬼问路”，左掌向前一推，一股凌厉的掌风已扑到李怀春身前。李怀春闻到一股腥气，知他已用上了玄阴掌，不敢接招，侧身一闪。右掌一立，用了一招“腾蛇搅尾”的招式，变掌为刀，向韩彪手腕切下。韩彪抽掌换式，二人打在一起。

若论李怀春的外功，无论是掌法和剑法，原不在韩彪之下，只是韩彪的毒掌却使李怀春十分顾忌。李怀春等五弟兄中，只有司徒元英姐妹作为白莲岛的衣钵传人，练得先天无极混元真气功，其余三人都是靠本派心法，一点点地修炼内功。故此李怀春、李逢春、业大成三人没有练过混元功，抗不得玄阴毒掌。

李怀春与韩彪大战了四五十个照面，韩彪无论是攻还是守，对李怀春都是一招招地进逼，只要他与李怀春接了一掌，李怀春也必会中了玄阴毒气。故此李怀春只得凭轻功躲闪，伺机进攻。可韩彪只要回招自救，李怀春就得马上躲闪。

二人打了百十个照面之后，李怀春渐渐不敌，显得手忙脚乱，险象环生。

李怀春本想退下台去，又一想当着天下英雄，自己败了，也给师父丢了脸。只得拼命支持，想伺机取胜。李怀春只守不攻，还勉强支持得住。

又打了二十几个照面，李怀春被韩彪逼得步步后退，满台乱转。韩彪见李怀春落败，越发进逼。李怀春一个失着，已被韩彪双掌罩住。

李怀春大吃一惊，知道不好，他知道时间稍长，必然丢了性命。亏他在内功心法上已有几成修为，见双掌已被韩彪玄阴毒掌罩住，再也抽不开。情急之下，拼足内力，大喝一声，一个“朱雀登枝”式，“呼”的一脚，直向韩彪会阴穴踢来，韩彪没料到李怀春已被双掌罩住，尚可伺机进攻。当下吃了一惊，他怕中了一脚会破去功力，只得向后一闪，真气一荡之间，李怀春已抽回双掌，强运力气，飞身跳下台去。

李怀春落到台下时，已是脚步踉跄，立身不稳。凌云子忙走过来，将他右掌一拉，李怀春只觉得一股阳和之气立即汇入胸中，阴寒之气立即消散。不到半盏茶时，已是恢复如初了。

韩彪在台上抱拳说道：“承让！承让！哪位少侠上台一会？”

凌云子低低对李怀春道：“你还上台去。有我助你的真气，

可对打半个时辰，你可如此这般，得胜之后立即回来。”

李怀春大喜，又飞身上台说道：“韩少侠，在下重陪你几合！”

韩彪吃了一惊，暗道：怎么他已中了玄阴毒气，立即好了。莫非他适才不是真败？想到这里，也不多言，抬手就是一掌。

李怀春闪身躲开，递招相还。韩彪每一招攻到，李怀春仍是立即躲开，不与他接掌。二人又打了二三十个照面，韩彪心中暗想道：他毕竟是抵不得毒掌，怕他何来，仍照原来的样子，只顾猛攻。

李怀春躲闪之际，忽然脚下一歪，韩彪见了，怎肯容情，纵到面前，当胸一掌打来，李怀春躲闪不及，只得接了一掌。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李怀春被震退了三步。立即显出身法滞迟，手迟脚慢的形状。

韩彪大喜，“呼呼”又连攻了两掌，李怀春脚下歪斜，踉踉跄跄，几乎栽倒。

韩彪焉肯失去机会，趁李怀春立脚未稳，向前一纵，运起十成功力，想一掌将李怀春毙于台上。一扑之间，尚未立定脚步，早被李怀春一招“钟离醉酒”式，飞起一脚踢来，韩彪一时大意，哪里躲得及？早被李怀春踢在环跳穴上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韩彪被踢得飞起一丈多远，落于台下。

这就是适才凌云子渡了一成混元气给李怀春，叫他败中取胜的方法。其实，适才李怀春虽然与韩彪对了一掌，有凌云子的真气相助，李怀春并未受伤，却又故意装出了受了毒气的样子，骗韩彪上当。韩彪一时大意，被李怀春用醉八仙的

招式，将韩彪打下台去。

李怀春不敢多站，也飞身下台。

台下、台上众人在这虚虚实实的打法上，一时猜不出是什么原因。

多情鬼常虹见韩彪落败，立即跳出台来说道：“姑娘乃阴山派嫡传弟子，多情鬼常虹的便是。谁来与我一见高下？”

业大成早飞身上台，也不报名，抢上前来就用了一招“玄武净坛”的招式，双掌一晃，从上中两路攻来。常虹刚要运功接掌，业大成的双掌本是虚招，一晃之间已自抽回，脚下的“玄武净坛”式已横扫而来。常虹几乎中了他的暗算，急忙侧身躲开。

常虹见业大成一上台来，便知他功夫不低，更加这个年轻后生人高马大，身材魁梧，紫微微的一张面皮，满脸憨直之态，一见之下，本对他印象极好，还没想用毒掌对敌。可业大成一开手便想暗算常虹，常虹几乎吃了大亏，心中一怒，便乘后退之机，运起内功，将玄阴掌施出。

别看业大成相貌憨直，在对敌中却十分机灵。他知道阴山派的毒掌厉害，虽然不敢与常虹接掌，却在躲避中以脚上功夫猛攻常虹的下三路。故此常虹虽以毒掌略占上风，却也不敢十分近逼。二人翻翻滚滚直打了七八十个照面，不分胜负。

业大成的绰号叫做“力转乾坤”，天生的力大无穷。在外功修为上又高于李怀春许多，与常虹对敌，拳脚生风，常虹也十分顾忌。

常虹一边对敌，一边思忖对策，慢慢减缓了攻势，显得

力气不支。

业大成大喜，逐渐加强攻势。常虹故意显得功力不及，守多攻少。

二人又打了二三十个照面，业大成见常虹守多攻少，已放弃了戒备之心。见常虹攻来一招，被自己闪过，常虹已闪到身侧，正待转侧身子，正面迎敌，业大成大喜，抢上一步，半转身形，一掌朝常虹背心打来，招式疾快，眼看掌已及身，常虹却猛地一转身形，“呼”地拍出一掌。业大成招势已老，收式不及，“嘭”的一声，二人对了一掌。

常虹一招得手，已知业大成必中了玄阴毒气。掌势一变，将阴山派的阴风掌中的杀手绝招施出，招招进逼，更无一点空隙。业大成中了一掌之后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已觉右掌转运不灵，身体滞迟，本想退下台去，常虹一轮猛攻，双掌似雪片般打来。业大成已不能全部躲开，只听得“乒乒”“乓乓”一阵乱响，业大成又与常虹对了七八掌。

业大成渐渐觉得力不能支，强提内力，且战且退，亏他天生神力，尚能支撑一时，眼看已退到台边。

那常虹为人极其奸滑，论功力也仅居大师兄肖飞之下，她岂能容业大成退去。“呼呼呼”一连三掌，逼得业大成侧身转步，常虹趁他手脚滞迟之际，飞起一脚，正踢在业大成心窝上。业大成被踢得口喷鲜血，飞落台下。

凌云子等众人忙将业大成接住，替他驱毒治伤。李逢春大怒，飞身上台，与常虹打在一处。

李逢春是凌云子首徒，有近十年的修为功夫，内功亦小有成就。施开蟒蛇拳，变幻莫测，矫捷异常，常虹眼看李逢

春朝左肩打来，掌到中路，突然改变了方向，反从背后攻到，眼见当胸推来一掌，不知怎么一变又攻入软肋，李逢春掌势变换，虚实难测，只打得常虹眼花缭乱，防不胜防。

常虹见李逢春掌法精熟，自己虽有玄阴毒掌只怕也难取胜。倘一招失手，被他打下台去，岂不丢脸？莫如与他耗下去，待他内力不及时再出奇制胜。常虹想到这里，立即掌法一变，采取了守势，抱定宗旨，只守不攻。

这一来，李逢春虽然能略占上风，可每一轮急攻，都被常虹轻易地躲过。

两个人势均力敌，直打了三四百个照面，仍不分胜负。二人均已额角见汗，内力消乏。

眼看红日西沉，常虹得机会纵身跳出圈外，说道：“且住！”

李逢春只得停手。

常虹说：“你看天色已晚，咱们已打了几百个照面，再战下去也难分胜负。今日且到这里，明日再战如何？”

李逢春自觉与一个年轻姑娘交手，久战不胜，人家已提出明日再战，自己怎好不肯住手。只得将拳一抱，说道：“既是常女侠如此说法，在下只好等明日再战了。”说完将手一拱跳下台去。

原来常虹已渐渐觉得内力消乏，只怕一时力气不及，败于李逢春手下，这才借机停手。

众人见了也各自散去。

凌云子众兄弟回到古庙之中，先医治了业大成，叫他安心休息。

凌云子对众人说道：“今日一战，咱们三个人中一伤一胜。

逢春对常虹大战三四百合，虽是略占上风，可要想胜她也着实不易。看来这第一场，咱们是必然输给阴山派了。”

飞云童子问道：“这是怎么说呢？”

薛瑛笑道：“小师叔怎么没看到，人家阴山派中今日只有二人出场，咱们就难得取胜，阴山派大弟子肖飞，昨日师叔也见着了，若论武功修为，必然比他师弟师妹们强得多，故此大师兄所料是绝无差错的。”

飞云童子想了想说道：“都是你们平日传授不多，‘教不严，师之过’！若是这一场输了，下一场又难定胜负，要是也输给人家，连我也觉得羞愧。”

凌云子道：“师叔教训得极是，只是现时已经来不及了。若司徒姐妹有一人在此，也可挽回败局，可惜她二人去后已经多日了，只是不曾听到一点消息。”

飞云童子听了，立即站起身来问道：“要是元英姐妹来到，你可敢肯定能胜吗？”

凌云子点头道：“虽然能胜得他们，咱们也只好说一说罢了，却到哪里去寻她们。这里离神女峰千里迢迢，等她们赶到这里早已迟了！”

飞云童子笑道：“小事一段，我能叫她明日辰时之后，巳时之前赶到这里，只是你们不要说大话，须得她们来到之后，必胜无疑，我才能去找。”

凌云子听了大喜道：“师叔只管放心，若能叫她姐妹一人赶到这里来，也稳操胜券。只怕师叔没有这样大法力而已。”

飞云童子笑道：“若说对敌攻杀，我老人家实在不如老贤侄们功力深厚，若说走路，只怕你们还差得远呢！这样吧！我

老人家辛苦一趟，今夜赶到神女峰，禀明了师伯之后，叫她姐妹骑了两鹤赶来，大约明日辰未己初也一定赶到了。”

众人大喜，连连称赞，飞云童子站起身来便走，众人送至门外。只见飞云童子将头一晃，一条黑影电闪星驰般飞去，转眼已不见踪影。

凌云子见了对众人说道：“飞云师叔小小年纪已练得这样轻功，后来之事不可预料，咱们兄弟望尘莫及了！”

众人无不称赞。

这飞云童子天生异禀，自幼被元觉禅师拾得，三岁时便练得飞走如风。五岁时，元觉禅师带他上神女峰。虹霓仙子一见心喜，便将他留在山中，传以神女天功中的心法，亲自教他轻身功夫，三年之后，功力初成，那时便可与虹霓仙子并驾齐驱。后来功力渐长，连虹霓仙子也难与相比了，这才又命他回到昆仑山跟随元觉大师练武功。飞云童子往来于昆仑、神女二山之中，千里之遥半日可到。后来元悟大师圆寂，昆仑三妖久欲下山，元觉便命飞云童子暗中查看。三妖恨飞云童子跟踪，几次设计将他围住，飞云童子却轻而易举地闯出重围，还不断取笑他三人。三个妖道费尽了精神，只是奈何他不得。后来三个人只得服输，有时见了他还真客气一些，表面上也听他些主意。

飞云童子去神女峰找司徒元英姐妹，凌云子等众人在庙中等候。次日清晨，薛瑛与李逢春等便不时在庙前向南遥望，直到辰未己初，众人果然看见南方有两只大鸟飞来。众人大喜，立在山门前迎候。

转眼之间，双鹤已飞落面前，飞云童子同司徒元英从鹤

背上跳了下来。凌云子四兄弟忙迎了上去，给飞云童子道了辛苦，元英也给师父、师伯们行了礼。飞云童子前行，同众人回到庙中。

凌云子说道：“小师叔果然神通广大，轻功超绝，按预定时辰归来。侄儿们还正挂念着师叔不能这样快就回来呢！”

飞云童子笑道：“昨夜四更之后我便赶到了那里，因掌门师伯与赤霞姑娘上北海采药去了，难得主意。后来还是与白云师姊商量了一番，才叫元英来了。”

松榛子道：“云英怎么没来呢？”

司徒元英道：“弟子自从在昆仑山无意中得了一支九叶灵芝之后，内功上稍有进益，比妹妹高些。白云师伯便叫弟子自己来了，妹妹仍在山中练功。弟子想，对付几个阴山派门下弟子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也没求师祖让妹妹下山。”

接着，司徒元英便把师门之事略叙说了个梗概，又细将她姐妹二人在赤霞师叔的请求下，得老祖恩准，拜紫霞、金霞为师，已归入了神女峰四代弟子之中。只是来不及禀与师父们知道，求师父们谅解等话对凌云、松榛等人说了一遍。

凌云子笑道：“此事本是师门恩泽，是咱们求之不得的事，连你师祖日后也要归宗，何况你们呢？为师如能象元觉师祖那样，列为旁支，我们便十分满足了。这有什么可怪罪你们的呢？”

飞云童子也点头称是。元英大喜，谢过了师伯、师父。

司徒元英又问起了阴山派的功夫如何，玄阴毒煞掌怎样？凌云子道：“阴山派弟子的功力也仅在你逢春师兄之上。阴煞掌虽然厉害，但咱白莲岛的内功正是阴煞功的克星，只要你

胆大心细，定能取胜。真若敌不得肖飞时，那时再想办法。”

司徒元英连忙答应。

众人稍稍休息了一阵后，飞云童子便催促动身。凌云子便带了众人赶向五柳庄而来。

肖世杰在擂台上已久等多时，见凌云子一行人到来，便命众弟子叫阵。

飞天鬼梅倩见常虹昨日获胜，早已按捺不住，听了肖世杰吩咐，早走出台来。

凌云子见梅倩也是一个年仅十八九岁的小姑娘，便对众人说道：“阴山派的女弟子也不算少了，再加上他门下的四婢女，便有八九位了。这些人的功夫也真不错，元英对阵也该仔细些。”

元英飞身上台，梅倩见今日上台的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抱拳问道：“来的姑娘是哪家弟子？请报名再动手！”

司徒元英笑道：“我乃白莲派嫡传弟子，复姓司徒，名元英。姑娘的芳名怎么称呼呢？”

梅倩笑道：“是了！我曾听肖世德师叔说过姑娘的芳名，我也是阴山派嫡传弟子，名叫梅倩，人称飞天鬼的便是！姑娘既上台来，就请吧！”

二人略一抱拳，梅倩已暗运内功，将火焰阳毒掌施出。一掌拍出，一股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。

别看梅倩身材秀丽，这掌上功夫却十分厉害，掌风凌厉，式猛招疾，一闪之间，已然打到元英身前。

元英早已运内功将先天混元真气运行于周天各经脉之中，见梅倩掌到，并不躲闪，轻轻拍出一掌，两掌相交，

“啪”的一声巨响，梅倩晃了晃身形，元英却浑如不觉。一招之下，元英已试出了对方功力，只因元英要看一下阴山派的掌法，故此只守不攻，静等梅倩攻来。

飞天鬼梅倩一出手便与元英交了一掌，虽然试出司徒元英掌力雄沉，可心中未免暗喜，料她必然中了毒煞元气，精神一振，又是接连几掌，全被元英接了下来。可再看司徒元英如不知不觉一样，心中不免暗吃一惊。想道：这个小姑娘可真神了，她怎么不惧毒掌呢？真要有那样神通，只怕自己绝难取胜。后来又一想：她必是勉强支持一时，时候一长，毒气发作焉有不败之理？想到这里，便展开阳风掌法，“呼呼呼”掌风凌厉，热浪灼人，一连气打出了三十六掌。

司徒元英以静待动，以先天混元真气阻住了毒气，连连化解了梅倩三十六掌，见她已打完了十二路阳风掌，心中已略知一些门路。见梅倩又换势攻来，双掌一攻前胸，一攻左肋，元英使用了一招“朱雀展翅”的招数，左掌向前斜着一挥，做出虚式，身形一转，已抢到梅倩左侧。梅倩双掌打出，掌到中途，忽觉眼前一花，已不见了人影，大吃一惊，急忙要纵身躲开，抽招换式。可是，哪里还来得及？“砰！”的一声，元英一掌正打在梅倩的中枢穴上。虽然司徒元英仅用了四成内力，梅倩如何经得起，早被元英一掌打倒在台上，口中鲜血喷出，立时昏死了过去。

春童急如风早抢出台前，将梅倩背到后台抢救去了。

常虹大怒，早飞身抢出台来，口中喝道：“小婢无礼，为何打伤了梅师妹？”口中说着，已飞身抢到元英面前，运起八成内力，双掌向前猛力一推。掌风过处，腥气扑鼻，一晃之

间，已然打到。

元英已试出她们的功力，哪里把常虹放在眼中。也是双掌齐迎，“砰砰”两声大响，二人脚下震起一股烟尘。常虹被元英掌力震得摇摇晃晃，连连退后七八步远才拿桩站稳。

元英笑道：“姑娘忙从何来？先通了姓名再打也不迟！”

一招之下，已使常虹吃了一惊，心中暗想道：奇怪，这丫头年纪轻轻怎么练得这样的功夫。掌力雄沉，又不惧玄阴毒气，难道她不是白莲派中的弟子？怎么会比几位师兄高出这许多呢？

常虹道：“我乃阴山派门下弟子多情鬼常虹。你可是白莲派弟子吗？”

元英笑道：“师父门派还能有假报的吗？家师乃‘白莲五子’中的二师兄，道号松襟子。我看姑娘也不必再战了，你去换高手来战吧！”

常虹大怒，骂道：“小婢休要猖狂，接掌！”

说着话，提起十成功力，用了一招“饿鬼缠身”的招势，左掌一晃，却用右掌朝元英左肋打来。元英见她不识抬举，使了一个“暗转乾坤”的身法，在常虹掌力及身的一瞬之间，将身一转，已抢到常虹背后，顺势一掌，正中常虹左肩。“砰”的一声，常虹身子已被元英打得飞出两丈多远，摔于台下。

这是元英手下留情，不肯伤她，才打在常虹左肩之上，将她打下台去。虽然如此，常虹五脏受震，还连吐了几口鲜血，她连忙运功相抗才渐渐稳住了气血。

元英出手之间，轻而易举地连连打伤了阴山派两名弟子，肖世杰大吃一惊。心中想道：今日怎么走出这样一个姑娘来，

年纪轻轻却功力大得出奇。以常虹的功夫，两招之下，大败亏输，只怕肖飞也绝难取胜。他白莲派弟子尚且如此，白莲五子的功夫便无法估量了。真若这样，自己要想除去这个强敌，只怕不易了。

肖世杰只得将肖飞叫过来，嘱咐了一番，叫他仔细迎战。倘若他再败于这姑娘之手，这第一场就算输定了。

肖世杰原以为自己弟子功力高深，又有毒掌的功夫，想借比武之机，将白莲派众弟子除去，剪除“白莲五子”的羽翼，谁知打错了算盘，眼看要输了这一场，心中不免十分焦急。

肖飞走出台来，抱拳说道：“司徒姑娘请了，在下阴山派弟子无常鬼肖飞，特来讨教一二。”

司徒元英姐妹没见过肖飞，也不曾听到师伯凌云子的吩咐，以为阴山派门下也不过都是一般而已。她见肖飞出来，举止从容，语言平和，觉得这个人还算可以，总算知点礼节。听了肖飞之言，抱拳还礼道：“请了！肖少侠不必客气！”

肖飞听了，立了一个“立地招魂”的起手式，只等元英动手。

元英见他不肯先动手，说一声“占先了！”一晃身抢到肖飞面前，一招“青龙献爪”，便向肖飞左肩抓来。

元英一出手，又疾又快，爪风嘶嘶作响，肖飞吃了一惊，知她功力极深，不敢硬接，忙侧身躲开。顺势还了一招“恶鬼抖索”，也向元英右肩抓下。

元英见他出手之间，功力高于他两个师妹何止一倍，心中暗赞，抽招换势，与肖飞打在一起。